

作家写作家

我与李君剑是湖南省作家协会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七届研讨班的同学,他给人的感觉是热情、喜欢交朋友、话比较多。

后来,李君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,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在风雨中前行,一步步朝着理想负重前行,对文学一往情深,近乎偏执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少年的他开始写日记,萌芽了“作家梦”。白天下地劳动,夜晚除了睡觉就是在煤油灯下看书和创作。

他回忆说:“第一次看书如醉如痴,应是我还没启蒙前。那是冬天的夜晚,我捧着连环画在煤油灯下阅读,直到鸭舌帽檐燃起火苗烧得头皮痛,才如梦初醒。应该从那时起,近视这个隐形杀手就将魔爪鬼鬼祟祟地伸向了我的眼睛。”

文学路上追光者

王建华

第一次配上眼镜是在1981年的春节。那个年代,在农村种田的农民都没人戴眼镜,在乡亲们眼里,戴眼镜是知识分子的象征。李君剑配了眼镜却不敢在外面戴,只有晚上睡前看书、创作时才用。农村里晚上照明只有煤油灯,他的父母心疼那少得可怜的煤油,骂他浪费了钱,说他在灯下看书和创作,眼睛会更加近视。他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家里的墙缝中、门旮旯里,经常准备了“侍候”他的南竹条。为了继续“作家梦”,他东躲西藏,有时躲在厕所中看书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李君剑创作的一首诗《石矶湖的工棚》,发表在沅江县文化馆主办的《琼湖》杂志,《绿衣使者报》《湖南教育》杂志等也发表了他的几首诗。他创作的散文诗,还荣获了沅江县文化馆主办的全县征文比赛一等奖。在当时的沅江大家皆知他痴迷文学,广播电台也经常播出他的稿件。

他说自己多年的创作换来的变化是一双越来越近视的眼睛”,不变的是对文学的痴迷。

2007年4月,突如其来的眼病,使他左手既握不拢也展不开,左脚趔趄着走不稳。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,半年后,身体基本上恢复了,却元气大伤。身体的糟糕,却不影响他的文学事业,一路上他收获了点点滴滴的快乐。

他采访了捐献眼角膜的盲童、神舟12号航天员汤洪波、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段意花和黄黎明等,发表在多处杂志刊物上。先后荣获了《散文选刊》杂志“中国年度散文二等奖”、《光明日报》主办的“濠江杯”“逐梦中国·我的读书故事”全民阅读征文二等奖、教育部关工委社区教育中心和《课堂内外》杂志等数十次奖励。他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,还被评为“团中央分类引导青年工作活动案例《身影》榜样人物”。

2024年初,李君剑的散文集《城市梦中是故乡》出版了,由散文名家梁瑞郴作序,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、江子、庞余亮写了推荐语。

李君剑说:“文学给了我高度近视的眼睛,我却用它努力地寻找文学女神。”

我为李君剑这种“不为命运所屈服,历经磨难历经千辛万苦坚持写作、坚持为人民放歌”的精神感动。

(作者,女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李君剑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)



通讯员 摄

后悔折断一秆苇穗

张永中

地,是昨天的雨浇湿的地,空气润润的,有点小清凉,明天就是秋分,往后就是金风玉露了。

确定孙女已进校门,妻说,出去走走,便出去走走。导航在浏阳河上的磨盘洲。

磨盘洲,位于浏阳河下游中段、九道弯里的某处。洲,不大,洲头洲尾溜达一圈,也就几十分钟的事。为什么叫磨盘洲,也不见它形如磨盘,倒更像一片树叶,或一粒瓜子。

上洲,两岸都有可步行或骑行的栈桥通达。今天来洲上的人,不多。结队来的,才两组。一组是跳舞打卡拍照的,一组是旗袍走秀的。她们是洲上仅有的人声来源。动态的,一个牵着狗跑步的女子;一个散步,兼小跑的男子。静态的,是半躺在老柳树下一张折叠椅里刷手机的老太太,三两个定在河畔草树下钓鱼的,很久了,鱼和他们都不见动静。然后就是我和妻的自由走动,鸟们的酬唱起落。

岸,并不单调。在桃树、乌柏、水杉、柳与水线之间,还长着芦苇、芒、葛蔓和拉拉草。

看来,这窄窄的河岸地带,并不是芦苇的主场。或许是地段的原因,它们纵着,横着,都长不开来,所以成不了阵,成不了荡,更成不了海。

我把手伸过缠绕着的拉拉藤,除了带细锯齿边的苇叶稍稍把我手背蹭一下,那棵被我相中的芦苇,并没做什么反抗,便在“咔嚓”一声碎响中,让我轻松拿下一颗来。我摩挲着这茎略带甜润清香的苇穗,想象着将它插在书案花瓶里的样子。

时已入秋,洲上的花草依然繁茂。高的,矮的,匍匐的,牵藤的。草丛花叶间,虫儿们进进出出,鸟儿们起起落落,这真是一个丰富无比、少人打扰的小世界。

秋的基调就是金黄。眼下,开白花的飞蓬已经颓然谢幕,现在该是千里光接手的时候了。千里光的黄色,也只是秋色的闹台序曲,再过一阵子,便是野菊花的天地。只有野菊花开了,那灿灿的正黄,才是秋的真容。这响亮的菊黄,是可以穿越整个冬天,然后与迎春花

相对接。洲上有几处开始落叶的桃李梨杏,节序里,通常是迎春开过之后,就皆是它们的灼灼其华了。草木花树,就这样标识着四季,记录着时节时序,无休无歇地枯荣循环在自然造化里。

显然我走过来有点急,一只无主的黑猫,倏地从脚边草里腾出,跑了。猫的奔跑,又撞飞了几只在草地上啄食的喜鹊。喜鹊扁着黑白相间的尾巴,叽叽喳喳地钻入了菜花云中。

贴过浏阳河水的秋风,吹拂着我们的惬意。洲上人依然不多,这正是让人享受的、物种我不相扰的静谧。

当我有几分得意地把手里的苇穗,对着妻招摇时,她瞟一眼,说,它生得好好的,你折它干什么!我突然被这话蛰到了。

是的,我折它干什么?它生得好好的。

我回头望望被我断了头的那秆芦苇,耷拉着叶子,正在风中瑟瑟着。

对于我的冒失,我有点后悔了。在想,人怎么可能仅凭所谓爱美的名义,把一秆活生生的苇花给摧折了呢。我折断了一秆苇穗,并以玩赏的态度占有了这秆苇穗。我的贪得之心,我的一时之乐,我的一己之欲,其实是建立在摧毁了它,断送了它本应该伴随秋霜泛白扬花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基础之上的。

其实,山间清风,江上明月;四季花树,世间万物,目遇神会,皆得缘于一个偶然。人之于自然,细微如芥,绝非江山万物的主宰,更不是什么中心。

孰云人非草木,幽草天怜,树尤如此,人何以堪,这份草木情怀,是我们古人在人与自然交往中积累下来的,这是物我相协、物我相通、物我相融、物我相忘的智慧理念。善待他物,也是善待自己,哪怕它只是一秆苇穗。

人间自然,善念和恶意的回旋镖,在你投射出去的当时,它就向你飞来了。

老家的钟馗故事

刘克定



县治设楚国庞县故地,借助庞县昔日的灵气,从“人杰地灵”中取一个与“灵”字谐音的县名,加上所选的地方通过画师画下来正好像一个篆体

“酃”字,于是将县名定为酃县。三国吴太平三年(258年),会稽王孙亮辟长沙郡东部为湘东郡、西部为衡阳郡。湘东郡治地在衡阳酃湖町,郡治设在酃县县城。酃县,既是县治之所,又为郡地之都,郡、县治同域。钟馗的传说,在酃县古城流传是很自然的故事也很多。

我多年前曾去湖南酃县公干,留意寻访钟馗当“县太爷”的遗迹,竟在县文物所见到传说的刻有钟馗画像的石碑,阴阳两面形象不同,阳面为文像,阴面为武像,阳指钟馗活着的时候是个秀才,阴为钟馗死后成了驱魔大将军。阳面为阳刻,阴面为阴刻。遗憾的是,阳面在“文革”中被一农民用锄头挖坏,文像已无法见得。阴面的武像却保存尚好,魁梧无比,骑一怪兽,像是麒麟,手持宝剑,双目如炬,呼之欲出。石碑年代久远,曾被用来铺路,被当地村民发现,才由县文物所收藏起来。碑的上方正中留有一方空白,据说古代凡在酃县当过县令的官员,退休时总要拓一张钟馗画像,钤上酃县县府的大印,揣在身边,以明驱鬼之志。这个习俗一直到民国初期还在沿袭。

我当时请文物所的负责人帮助,拓了一张钟馗的武像给我带回家保存,以便进一步找到更多的钟馗与酃县故事的来龙去脉。

我把在酃县文物所的这个发现,写文章刊发在1986年2月23日《光明日报》“东风”副刊后,不久就收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周定一先生的赐函,予以鼓励,我很感动。周定一先生是大学者、语言学家,也是我的湖南同乡,对钟馗石刻在湖南酃县被发现,很感兴趣,还就钟馗故事与我进行了探讨。

枯水季

邓建华

我们说的西围子,娘不熟,但娘清楚,这肯定是年轻人捣弄出来的新名字。团头湖就那么大,她应该搞得清楚的。

娘笑问,团头湖大小四十八矶,西围子是哪个矶?

八十八岁的娘,算是问到了点子上。她就是石坝矶。

娘就明白了,笑骂,把这个名字叫洋气了有什么用,石坝矶又不差。

我刚从西围子回来。心血来潮要做旅游开发的几个年轻人,想从我这里寻找团头湖的故事,以丰富他们的解说词。我能给他们说的,无非是这六千亩水面的团头湖曾是八百里洞庭的一部分;无非是告诉他们,这里有新石器时代遗址,我们现在喜欢搭帐篷的地方,正是先人从洞庭湖上岸搭窝棚的地方;无非是说道关于吕洞宾游湖的传说,更多是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;无非是团头湖及其植物、动物、人物、文物、风物的故事。如今的团头湖,像是湘江这根藤上结的一个硕大的瓜。而西围子,仅仅是湘西老渡口边上,一个向湖中伸出的小小半岛。村民们称这样的半岛为矶,西围子就是石坝矶。

为什么要叫西围子,原来石坝矶在围湖造田时,住了上十户人家,也围筑了上十亩田,后来退田还水,人搬到高处的丘陵,大约还能看出一点土围子的痕迹。微信、抖音里一传,西围子就被叫开了。

西围子最好看的时候,是从前没人来搭帐篷的时候。那时,岛上横七竖八长满野玫瑰,风一吹,蜂飞蝶舞,满湖飘香,有几头黄牛、水牛在低头吃草,调皮的白鹭鸶时不时停靠牛背、牛角;那时,野鸭子一群群、一对对在湖中嬉戏,母鸟偶尔会寻到僻静的灌木丛中产下一窝蛋,农历三月三左右,会有人来寻鸟蛋;那时,会有人划着一个大木盆或者小木划,到湖中间捞起草,用草刀砍断水草,让它们像云朵一样浮出水面,捞到木盆、木划里运至岛上,晾干后挑回家剁碎喂猪、喂鸡鸭;那时,会有些老人来捞鳑鲏、虾米,有一两个打甲鱼的汉子,枯守在岛尖上,死盯着湖面,只要有甲鱼冒头,鱼叉钩就会摔出去,那绝技十分了得。当然,那时没有微信,很少有人以影像资料记录这些,更不要说是候鸟过境的喧嚣,和汛期来临惊涛拍岸的威势。

娘问我西围子的近况时,正值枯水季。

枯水季的西围子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湖水干枯,柴油机帆船没有办法接送客人,船老板笼着袖子在湖滩上寻他那三只黑山羊;小镇上来的几个女子在软乎乎的湖泥上寻找贝壳和湖蟹。她们带过来的宠物狗,时不时冲到湖中间,沾一身泥回来,引起女人们大声呵斥;湖中间有着大大小小、层层叠叠探索者的脚印。当然,也有他们被泥泞粘住的拖鞋、掉落的矿泉水瓶、捕捞的小网兜等。

枯水季的大湖,大面积的湖底露了出来,也留下大大小小的水凼子,算是给白鹭鸶留下一个个嬉戏、觅食的佳境。枯水季的西围子,帐篷里的热闹气氛蔓延不开。

我在周边胡乱地拍了几张照片,就回到了老娘身边。娘问我从哪来。我就说了,从西围子来,脚上还沾着泥呢。

娘问:现在人多不?

我说:水枯了,人就不多了!

娘说:等开春了,水涨起来,我就要去看看热闹。

水涨起来了,鸟会多起来,还有地木耳和枞树菌。我给娘描绘着开春后的场景。我许诺,人多起来时,我就牵着她去看看。

娘点点头,笑了,说:我是要去看看。

没等到水涨起来,没要我牵,我娘,在枯水季不留神就走了。

娘是否独自到过团头湖的西围子,我不知道,我真的不知道。在梦里,娘没有说话。在梦里,我也没有问。

春水蓄满大湖时,我打开手机相册找娘,我悄悄问了一声:您来过了吗?

眼眶里的水,瞬间,涨了起来。

